

# 中国旧海关出版物评述

——以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为中心\*

吴 松 弟

〔关键词〕旧海关出版物；系统；学术价值；哈佛收藏

〔摘 要〕总数达一千余期(卷)的旧海关出版物,是研究近代中国最大、最系统、最科学且内容极为广泛的资料宝库。它包括七大系列,还有七十余本未纳入任何系列的书。要充分利用这些出版物,必须探讨其复杂的结构、丰富的内容和学术价值。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该出版物全球最大的收藏单位,几乎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二。由于 170 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已经出版,而哈佛所收的旧海关出版物未刊部分二百余册将在我国出版,利用哈佛的丰富收藏进行的对各系列尤其是对学界知之不多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及系列外之书的介绍,有利于学界对这一资料宝库的开发利用。

中国近代的海关,是由外国人创立的。海关的最高领导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署和各地海关的关员大多是外国人。到了清朝后期,由于中国官员的无能和低效,朝廷将大部分征收沿海的国内贸易的税收的常关也交由海关接管。近代海关除了承担管理对外贸易、征税、缉私等海关的基本职能,还负责各地的航船停泊、引水、沿海灯塔和航标的设置与保养、疏浚航道、气象观测、各口岸的疾病检疫等工作。海关还负责办理中国最早的近代邮政通讯业务和准领事业务、处理华工出国事宜、清偿对外赔款、主办各类在国外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同时,还参与各种外交与洋务活动,如改造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出国、协助处理使节出访、在中国设立外国使领馆、经办新式海军、购买外国军火、充当清政府官员出使外国的随员、参加通商贸易关税的谈判,等等<sup>①</sup>。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海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顺利地完成各项业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从 1860 年开始,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制度。总税务司署还设立造册处(后期改称统计处),印行各种供海关人员和地方官员阅读的出版物。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 1949 年。

今天的学者已将旧海关出版物视为研究近代中国的最主要的资料库。然而由于它们在国内长期作为档案保存,图书馆保存不多,而因档

案工作的性质又导致读者使用颇为不便。此外,海关历来被理解为管理进出口贸易和收税的机构,学者往往忽略了它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因此,很少有学者使用旧海关出版物,更少人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1951 年韩启桐、郑友揆利用海关贸易资料合编的《1936~1940 年中国埠际贸易统计》出版,此后利用海关资料研究海关史和经济史的论著在 195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以后逐渐出现。

但就海关内部出版物而言,并无深入全面的研究论著。已有的论述中,郑友揆、张存武<sup>②</sup>基本上以介绍年报的编撰为主,其他系统较为忽略;陈诗启只在介绍海关的贸易统计工作时提到出版物各系统,几乎没有论述<sup>③</sup>;詹庆华着重论

\* \* 本文为 2011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专题研究课题《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成果之一。

① 此方面论述不少,如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六章第三节“包罗万象的海关行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1934 年第 3 期;张存武:《中国海关出版品简介,1859~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0 年第 9 期。

③ 陈诗启先生《中国近代海关史》第六章第三节“包罗万象的海关行政”提到各类出版物名称,与本文对比,缺少警察系列和邮政系列,而统计系列只取“贸易统计类”(Returens Trade)。

述海关贸易报告的特点和价值<sup>①</sup>。滨下武志的名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的一些章节尤其是第三章,对如何理解海关统计数据有相当的说明,书末所附“中国海关史资料”摘录了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七大系统文献的目录。然而,除了第一、第二和第五系列有整个系列总结性的介绍之外,其他各系列的介绍均相当简略<sup>②</sup>。托马斯·莱昂斯的《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sup>③</sup>以福建为例,对海关资料有较多的探讨。然而,此书仅对统计系列的一部分内容有所研究,其他均未涉及。近年来,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剑桥大学合作,进行“中国旧海关项目”研究<sup>④</sup>。因兴趣不同,他们虽然列出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全部书目,但未对出版物本身进行研究。

近十余年来,中国旧海关的各类贸易报告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除了一些省市翻译出版本地的贸易报告之外,2001年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的合作下,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70巨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成为目前国内最便于利用的中国旧海关资料。由于各地已经翻译的海关贸易报告的原文都被《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入,而它们均属于旧海关出版物七大系列中的第一系列,另外的六大系列基本未得到发表,更少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2003年笔者在哈佛大学的一年访问期间,幸运地发现哈佛燕京图书馆在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方面有着海量的收藏。次年,笔者发表《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藏——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一文<sup>⑤</sup>,利用哈佛所藏和《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的资料,详细介绍了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统计系列的季报、年报、十年报告、国内贸易册、月报等专刊的源流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以前对统计系列研究的不完整。2006年和200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郑馆长的建议下,哈佛燕京学社又两次邀请我前往,各进行三个月的访问。通过前后三次共一年半的长期访问,笔者得以完成对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其他图书馆所收旧海关出版物的全部收藏的阅读。除了尽可能的收集之外,笔者对各书的内容和特点也作了详细的摘要,并整理了哈佛大学所收的全部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完整目录。2006年10月笔者应邀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了题为《中国历史(1840~1949年)的

资料宝库: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收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专场报告,此后又在日本和我国港台、大陆的一些大学作了多场学术报告,对哈佛大学的收藏进行了介绍,但并未写成文章。考虑到2005年发表的论文只涉及出版物七大系列中的第一系列,而另外的六大系列不仅内容不同而且同样具重要性,且学术界对它们基本缺乏了解,因此,笔者认为仍有详细介绍的必要。

尤其需要指出,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最多的单位。在学者利用最多的第一系列中,哈佛所收共464期(卷),占了总数506期(卷)的91.7%,装成281册。在第二至第七系列、外加系列外的504期(卷)中,哈佛所收占了总数的42%(详下)。中国学者通常利用国内出版的170册《中国旧海关史料》进行研究,但此书只占第一系列哈佛所收的280册的60%。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很少利用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系列外的海关报告进行研究。毫无疑问,只有全面利用哈佛大学的收藏,才能对中国旧海关出版物进行比较全面和细致的介绍。

什么是“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依笔者浅见,中国旧海关形成的各种文献,以当时是否印行出版为标准,可分成未加印行出版的原始档案和已经印行出版的出版物两种,后者指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造册处刊印,或由总税务司署请人撰写、在另外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撰写和出版这些出版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海关工作的需要,并非为了向公众发售。因此,它属于海关的内部出版物,自然不同于保持原始面貌的海关档案。

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发的第179号通令“为发海关出版物分发、保管及使用之指令事”<sup>⑥</sup>,规定当时发行的六类出版物中,唯有“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此三

① 詹庆华:《中国近代贸易报告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版。

② 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方书生等翻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网页“<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customsbibliographies/>”。

⑤ 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7期全文转载。

⑥ 海关总署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类并非完全为向公众发行刊印的,而是为海关自身的工作,只有在海关内部赠送和造册处留存以后剩余部分才可以发售,而且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仅在上海、香港、伦敦、横滨等四个国内外著名商埠的各一家书店公开出售。1883年在上海和国外开始发行《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等少量出版物。按《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第一卷出现于光绪元年(1875年),是该年的统计系列第5号、英文版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5* 的中文摘译本,但笔者在此报告以及稍后几年的报告中并未找到向公众发售的迹象。光绪九年(1883年)编制的第九卷的扉页上出现旁注:“设立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印,交香港、上海以及日本横滨等三口于别发洋行发售”,可见总册是在光绪九年才开始在以上三口通过别发洋行发售的。

据此可见,由于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的第179号通令作出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的决定,海关出版物才开始进入国内外少数城市的书店。但依据笔者的阅读,即使在1883年以后,似乎只有那些用中文刊行、或一书同用中英两种文字的海关出版物,才得以在书店发行。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内外绝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无法找到稍多的海关出版物,由于它是出版物而非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在各地档案馆中寻找自然更难。

### 一 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系统与学术价值

海关出版物系统复杂,种类众多,加上约九十年的漫长岁月各种报告名称的一再改变,一共出了多少种书,很难回答清楚。海关出版物分为七大系列,以下试依笔者的阅读,分系列予以探讨。

第一系列统计系列(Statistical Series),是海关最主要的出版物。本系列最重要的是贸易统计(Trade Return)和贸易报告(Trade Report),贸易统计基本上是数据,贸易报告则以文字论述为主,两者都于1860年代陆续形成,最初以各口岸为单位。从1882年起,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海关为单位,先有全国总述,再有各关的论述。原先只使用英文,后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中文版即《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总税务司和各地的税务司通过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分析各地的贸易和相关的政治、经济、交通、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状况,《通商各关

华洋贸易总册》则提供给清朝的中央和口岸地区的官员阅读,供他们了解贸易状况和影响贸易的各种因素,以解决相关的问题。本系列中的各种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基本上定期发表,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季报,有的是年报。

188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又下令编撰十年报告。它从1882年编起,一直编到1931年。它以文字为主,少量统计为辅,有时还附有相当详尽的地图,用以显示海关关区范围和关区内的山河、交通、城市、村镇。报告内容各期不一,但都相当庞杂,例如,第三期(1902~1911)的内容涉及21项:贸易与航运、税收、鸦片、货币和金融、人口、港口设施、灯塔航标、邮政电报、各省行政和省议会、司法、农业、矿业、制造业、铁路公路、教育、卫生、移民、物价和工资、饥荒和灾害及传染病、陆海军、当地报刊等等。十年报告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十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文化社会变迁,宛如一部区域百科全书。

以下说明第一系列各部分的形成和存在的时间、册数。先将《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List of Chinese Customs Publications*)<sup>①</sup>中第一系列目录的报告专刊列出,然后予以说明。

1.《江海关进出口日报》(*Shanghai Customs Daily Returns*),1866年始印行。此后长期出版,《中华民国九年通商海关进出货品分别产销全年总册》书末附1920年的第一系列的现存种类中,第1号仍是《江海关进出口日报》。

2.《贸易统计季册》(*Quarterly Trade Returns*),按季度出版。据1880年海关季报后所附的目录,季报于1869年开始出版。以1869年第1季度为第1号,此后依次编号,1931年停止出版,约印行248期。

3.《贸易统计年册》(*Annual Returns of Trade*),1859年始印行,未见,颇疑它是年刊《进出口贸易统计册1859~1866》(*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1859~1866*)之误,现哈佛和《中国旧海关史料》存有该年刊的厦门、广州、芝罘、镇江、福州、汉口、九江、牛庄、宁波、上海、汕头、淡水、天津、打狗等14个海关早期的

① 为旧海关出版物第四系列“服务系列”(Service Series)的第69号《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一书所附录。

61 期报告(每港每年的报告为 1 期)。

紧接着《进出口贸易统计册 1859~1866》的,是《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统计册 1867~1881》(*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1867~1881), 每年 1 期, 共 15 期。

4.《贸易报告》(*Reports on Trade*), 1865 年始印行。全称《条约口岸贸易报告 1864~1881》(*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64~1881*), 每年 1 期, 共 18 期。

5.《贸易统计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Returns of Trade*), 1875 年始印行, 另有《贸易报告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Reports of Trade*) 1889 年始印行。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为统计系列中唯一的中文出版物, 系年刊《〈贸易统计〉第 24~61 期和〈贸易报告〉第 18~55 期》[*Returns of Trade* (24<sup>th</sup> ~ 61<sup>st</sup> issue) and *Trade Reports* (18<sup>th</sup> ~ 55<sup>th</sup> issue) 的中文版(但内容有所减少)]。1882 年以前,《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各自分别发表, 1882 年以后合并发表, 称《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 但各部分仍接续原来的卷数, 并在书名上体现出来。每年 1 期, 出到 1919 年的第 38 期。

据海关出版物第一系列所收的《常关报告》(*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 的第三卷扉页所列,《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分别于 1875 年、1889 年开始出版第 1 卷, 而 1878 年(光绪五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封底印着“照英文第二十册摘译汉文第四册”诸字。可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始刊印于 1875 年, 而 1878 年印行的总册, 乃摘译当年印行的英文 *Returns of Trade* 的第 20 册, 按顺序是汉文的第 4 册, 而 *Reports of Trade* 的汉文译本则始于 1889 年。由于这一原因, 1889 年以前的总册都只是表格而无任何文字论述, 1889 年以后才加入文字论述(称《贸易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一年一期, 至 1912 年共刊行 38 期。

1913 年总册改名《通商海关华洋贸易总册》, 但仍是英文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的中文版。1920 年以后不再出版, 代之以《中华民国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Foreign Trade of China*)。每年 1 期, 每期 1 册, 出版至 1931 年, 共 12 期。

文字兼用中文和英文的, 还有:

《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1932~1948》(*The Trade of China*, 1932~1948)。1936 年以前每年 2 册, 以后增至 4 册, 共 60 册。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外贸易统计年刊》(*Shanghai Annual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 1936, *Analysis of Imports and Exports*), 1 册。

6.《通商口岸的贸易、工业与口岸所在省份发展状况十年报告 1882~1931》(*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1931, 简称《十年报告》), 10 年 1 期, 共 5 期。

7.《常关报告 1904~1907》(*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 1904~1907), 3 卷。

8.《中华民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2 年始, 1948 年止, 每月 1 期, 约 204 期。

9.《江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Shanghai Monthly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 1931 年始印行。

除了《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所列的以上的 9 种, 另有 4 种虽未列出, 却都是笔者在哈佛阅读到的专刊:

1.《各关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册 1923~1928》(*Annual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 1923~1928)。总税务司署交由各关按年度自行编辑而成, 无统一的书名, 而是在中文“贸易册”和英文 *Annual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 上加关名和年度。均用中文和英文, 1 年 1 期, 共 6 期, 1923~1924 年 1 期 1 巨册, 1925~1928 年 1 期 2 巨册, 共 10 巨册。

2.《各通商口岸贸易月报 1867》(*Monthly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 1867)。每月 1 期, 哈佛所收共 6 期, 其他不详。

3.《江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Shanghai*), 据郑友揆研究, 始印行于 1931 年 10 月<sup>①</sup>。

① 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1934 年第 3 期。

4.《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外贸易统计年刊》(*Shanghai Annual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 1936, *Analysis of Imports and Exports*), 1 册。

考虑到日报、月表、月报属于基础报告的性质,学者们基本依靠季度、年度和十年度的报告进行研究,而且相当一部分日报、月表和月报无从得知收藏情况,我们不必对全部报告进行统计,只须统计季度、年度和十年度的报告。据上所述,季度、年度和十年度全部共有 506 期(卷)。

在统计系列这一最大的系列之外,还有 6 个不同的系列。它们的编排格式颇不同于第一系列,除了少数(如医药报告)之外,都是针对某一具体事物或活动的专项报告或专业论文,大多不定期出版,但也有一些是逐年报告的专刊。以下是各系列的简介。

第二系列特种系列(Special Series), 44 个编号。最大的门类是医学报告(*Medical Reports*),每半年为 1 期,自 1871 年到 1910 年结束,共出了 80 期,哈佛装订成 9 巨册。除医学报告之外的其他的编号,几乎都是一个编号一本书,均为各方面的调查报告。内容五花八门,首先是土产鸦片、进口鸦片、江南丝绸、东北柞蚕丝、长江中游的药材、南方茶叶、东北大豆、黄麻等商品进出口情况的调查。其次是中国内地市场状况和交通的调查,如重庆商务、长江宜昌——镇江段的水路和经济、长江上游船长手册、上海吴淞江的疏浚、广西水上交通、云南西部贸易路线等等。此外,还收入了有关黄河堤坝、海员须知、台风规律、中国音乐,以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关的税收等方面的调查。

第三系列杂项系列(Miscellaneous Series)。54 个编号,每个编号基本是一本书。以中国参加早期历次世界博览会的展品报告数量最多,包括 1873 年维也纳、1876 年费城、1878 年巴黎、1884~1885 年新奥尔良、1900 年巴黎、1902 年河内、1904 年路易斯安那、1905 年列日等多个世界博览会,以及 1880 年柏林国际渔业、1883 年伦敦国际渔业、1884 年伦敦世界卫生等专业博览会的展品详细介绍。各个博览会的报告往往都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中国的通商口岸、人口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第三系列的其他的门类内容亦极为繁杂,大致包括:各海关关区地名录,海关内部出版品名

称,海关法规和条例,海关的规则和办事程序,船货立据专章,各时期的关税表,进出口税及其分类表格,度量衡的换算,中国药材出口情况,中国灯塔分布图,四川船只,长江的帆船和舢板,上海的货船,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与协定,朝鲜与大国签订的条约,1876~1889 年大国在朝鲜的外交角逐,等等。其中,有的是数十年连续发表的专业期刊,如《中国沿海沿江河的灯塔、灯船、浮标、路灯名录》(*List of Lighthouses, Light-vessels, Buoys, Beacons, etc., on the Coast and Rivers of China*),约 3000 余页。

第四系列公务系列(Service Series)。共 75 个编号,主要是为了某一方面的工作而长期发行的专刊。数量最多的是《总税务司通令》(*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第 1 号发行于 1861 年,终结于 1938 年的第 5700 号。为总税务司赫德及其继任者下发海关各部门和各地海关的文件,以及与他们的内部信函,内容都属于海关内部的行政事务。此外,还有《海关职员名录》(*Service List*)、《指导外班工作人员的临时说明》(*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Out-door Staff*)、《灯塔说明》(*Lighthouse Instructions*)、《编制贸易表格和关税收入的说明》(*Instructions for Preparing Returns of Trade and Revenue, etc*)等不同的专刊。

除了专刊,一些可供研究海关内部工作的著名的文件,如《新关内班诫程》(*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In-door Staff*)、《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也都属于第四系列。

第五系列办公系列(Office Series)。132 个编号,每个编号一个报告。相当部分为海关解决历年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的文献,例如:1876 年古巴的中国移民,通商口岸的鸦片贸易和香港、广东沿海的鸦片走私与海关对策,九龙海关,1876 年镇江因外轮停泊与租界等问题引起的外交文书,长江沿线和苏州,杭州的厘金,常关的国内税收,港口疏浚,帆船的登记和管理,1865~1872 年的关税修订,湖南岳阳开关报告,盐的生产和税收,以及 1911 年武昌起义和 1933 年长城各口商务等专项报告。还有一部分与商业和贸易的规则有关,如海关总税务司署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立良好商业规范的建议书、通商口岸货物装卸章程。反映当时的金融状况,如通商口岸海关银

号和本地货币、马蹄银的重量和价值、铜钱、中国的通货,也都有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报告与灯塔灯船、关员名录、关员组织、各地常关报告、海运部门报告,以及海关关员在内地的旅行见闻有关。

第六系列督察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10个编号,每个编号一个报告,内容包括电报码文本、海关出版物名单、关于修改长江通航条例的建议、1854年海关建立过程的回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海关和常关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香港和中国海关,以及1911~1933年间总税务司的通告,等等。

第七系列邮政系列(Postal Series)。按滨下武志列出此系列的10种报告,其他人均未提到本系列。滨下武志读到其中的三项报告,第3号是北京等16地设立书信、包裹等业务及邮寄费用的规定,第4号是1878年设立主要通过轮船招商局处理与海外中国使馆通信工作的文报局的规定,第5号则规定在邮政、电报业务上采用中文发音罗马字化的方式。<sup>①</sup>笔者读到其中的两项,第6号《邮政地图地名索引》(*Index to the Postal Working Maps*),1903年出第一版;第10号《邮局名录和邮政指南》(*Postal Guide and List of Post Offices*),1910年出版,主要介绍各类邮局的工作以及各地邮局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邮政报告的封面标示前后有所不同。第6号标明书是中国海关出版物,依据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命令出版,而第10号标明书是中国邮政出版物,由清朝邮传部编辑。按清朝邮政由海关创办,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直到1911年,海关连同人员、房产等一并移交邮传部。显然,“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是1896年3月20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以后,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改的名,而第10号则是邮政归属邮传部以后的产物。令人费解的是1911年5月邮传部始正式接管中国邮政,而在此前近一年的邮政报告已不再用“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径改为“邮传部”了。

除了以上的7个系列,还有数十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不妨简称为“系列外书”。根据《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记载,系列外书达73种之多。笔者在

哈佛查到36种,包括下述门类:

1. 语言学著作,如《语言自述集》、《南京官话》、中文修辞手册、英汉标准口语辞典,以及中文教科书。

2. 海关法典和工作手册,如海关法规汇编、上海海关工作手册、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以及海关进口、出口和转口的税则和记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的文献集。

3. 银行和货币报告,如1901年的中国货币、1905年的银行和物价;

4. 中外关系和朝鲜,如1689~1886年的中外条约和协定、1894~1995年的朝鲜政府。

以上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系列外书,一般都是一个编号一本书,但也有少量编号是一号多本书或者装订成多册的。它们是:

第二系列的《医学报告》,哈佛将80期装订为9巨册;

第三系列的《中国沿海沿江河的灯塔、灯船、浮标、路灯名录》,哈佛将其装成6册。

第四系列的《海关职员名录,1884~1888,1902~1905》,共10册;《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1937~1940》,共7册。

系列外书的《语言自述集》,3册;《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3册;《关税案牍汇编》,3册;《新关文件录》(*Text Book of Modern Documentary Chinese f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2册。

以上所说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系列外书,约达504期(卷)。如加上第一系列的506期(卷),共1010期(卷)。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日报、月册和月报在内。因此,旧海关出版物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大的资料库。

除了卷帙浩繁之外,海关内部出版物更具有近代中文文献多不具备的优点:

第一,系统。自1860年开始,海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的制度,海关总税务司署在此基础上定期编辑发布报告,月有月报,季有季报,年有年报,专题有专题报告,单项活动有单项活动的报告。有的重要口岸甚至还有日报、周报或旬报。这种定期汇报、发布的制度,一直维持

<sup>①</sup>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1页。

到1949年,其时间覆盖近代中国的80%的年度。在有关中国近代的各种文献中,估计没有比海关内部出版物更为系统的资料了。

第二,科学。海关出版物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按照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标准,按统一的要求和格式汇总上报的,比清朝官员漫不经心的统计和士大夫的随意性描述明显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其实,中国今天仍在使用的经济、贸易甚至科学的词汇,相当一部分都首先出现在海关内部出版物。由于这些词汇至今仍然使用,海关的各项报告均可拿来就用,不必转换成现代词汇。甚至医学报告也都由海关中的西医医生撰写,沿用至今的现代医学语言,医学史研究者同样可以拿来就用。

第三,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海关内部出版物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对外贸易史的基本资料,也是研究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医学史、生态变迁史和地区历史的多方面的资料宝库。以上第2至第7系列以及系列外书的内容,从部分报告的名称便可想到其内容之无所不包,而第一系列的贸易表格和贸易报告也同样涉及到与贸易有关的一切: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商品供求情况,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状况,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中国百姓的消费习惯,金融与物价,城市建设,法律和法令,以及媒体和信息传播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研究近代的生态变迁,离开贸易报告也会困难重重。例如,自1860年代开始的长江近10个口岸的贸易报告,每年都有反映当地长江河段各月份水位涨落的曲线图,有关数据一目了然。而各城市最早的关于气温、降水的记载,最早的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城市地图,黄河、长江、闽江、西江等河流最早用科学方法绘制的河道图,往往都较早见诸于各地的贸易报告。

第四,记载翔实精细,且多用数据说明问题,远胜于绝大多数中国文献的笼而统之的描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1889年8月22日和25日,宁波府境遭受大风大雨的袭击,良田受淹,灾民众多,乡志、县志、省志以及海关对此均有记载,而内容的丰简、准确程度,相差不啻天地。试引述如下:

中国地方志的记载:

奉化县光绪《忠义乡志》卷二十“祥异”：“秋八月至十月雨不止，禾稼减收。”

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五“祥异”：“自八月至十月淫雨大水，田禾淹腐。饥，减粮三分，于次年粮内除征。”

民国《续纂浙江通志》卷七十三“灾异”：鄞县，“八月，大雨不止，水暴涨，伤禾”。

海关贸易报告的记载：

1889年8月22日和25日，8级大风伴以倾盆大雨，使宁波及周边地区大受其害。江河猛涨，水流湍急，冲走宁波城内2座浮桥，淹没外国租界堤岸，流入大街。周围农村遭水淹，多人淹死。24日降雨达10英寸，奉化地区500多幢房屋被水浪冲走，稻、棉等收成严重受损。同年9月20日，再次连续大雨，一直下到10月27日。许多地区洪水泛滥、人死财亡。大部分收成损失，引起老百姓、士绅和官员的困苦和忧虑。米价暴涨，当地官衙每天为乡民所围困，叫嚷豁免捐税或其他方面的救援。许多地方发生动乱，有些富户住宅遭愤懑农民群起抢劫。到11月的上半月，天气良好，使农民获得一半的收成，事态好转，米价回跌。贫困者多有受雇于公益事业。为救济贫困，皇帝和太后发下10万两，本省藩台取出15万两，以及为此目的成立的委员会募集的大量钱款，得以度过随之而来的冬天，困苦减轻，不法行为也罕见。1890年春天以后，即不再有任何非常措施<sup>①</sup>。

据上可见，乡志、县志和省志普遍记载简略而又笼统，只提下雨的时间，对水灾只是简单的“禾稼减收”、“伤禾”寥寥数字。这些方志的记载，最长的26个字，最短的只有11个字，且少有定量分析。然而，当年的海关贸易报告，却用了近400字，予以详细的记载。不仅记载了风雨的时间、风力的级别、降雨量和宁波城内被冲走的浮桥数量、奉化县被冲走的房屋数量，还记载了朝廷和浙江省发放的赈济银两的数量，甚至提到乡民包围官衙、富户遭抢劫，以及政府的有效赈济使不法行为大减。

类似中文文献记载简略且无数据，海关报告记载详细且有数据的例子，还可以找到许多。笔者在多年阅读海关报告和相关的中文文献上形

<sup>①</sup> 《浙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甬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成这样的印象:同样的事件,凡是海关报告有记载的,一般比中国文献的记载详细,且有数量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定的分析。因此,在近代史研究时,凡海关文献有所记载的,一般都应该阅读并利用。

总之,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类似海关出版物这样,在时间上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度,在内容上如此丰富,在分析标准和统计方法上严格按照西方的科学制度,在论述上力求详细且常用数据的文献,却并不多见。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近代其他方面的最大最科学最系统最翔实的资料宝库。

## 二 哈佛燕京图书馆:全球最大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收藏单位

依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可能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收藏单位。

以上曾提到,第一系列如果不计贸易日报、月册和月报,各类专刊共计506期(卷)。在这506期(卷)中,有多少为哈佛收藏呢?

1.《贸易统计季册 1869~1931》,约印行248期。哈佛大学拥有自1869年第1季度的第1期至1929年第1季度,除1882年、1883年以及1922年第1季度之外的全部239期季报,装订为67册。

2.《进出口贸易统计册,1859~1866》,在笔者所看到的61期报告中,哈佛拥有36期,装成14册。

3.《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统计册 1867~1881》,共15期,哈佛都有,装成15册。

4.《条约口岸贸易报告 1864~1881》,共18期,哈佛都有,装成17册。

5.《〈贸易统计〉第24~61期和〈贸易报告〉第18~55期》,共38期,哈佛均有,装订成45册。

6.《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共38期。哈佛收藏光绪四年至三十四年(1878~1908年)的总册,缺其中的光绪三十一年,共30册。

7.《中华民国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共12期,哈佛都有,装订成12册。

8.《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1932~1948》,共60册,哈佛都有。

9.《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外贸易统计年刊》,1册,哈佛有。

10.《通商口岸的贸易、工业与口岸所在省份发展状况十年报告 1882~1931》,共5期,哈佛有,装订成8巨册。

11.《常关报告 1904~1907》,3卷,哈佛有,装1册。

12.《各关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册 1923~1928》,共6期,哈佛有,装成10巨册。

13.《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外贸易统计年刊》,笔者看到哈佛所收的,装成1册。

综上所述,在第一系列以上的13种报告中,哈佛收藏464期(卷),占全部506期(卷)的91.7%,装成281册。可以说,第一系列基本部分哈佛绝大部分都有。而在第二至第七系列另加系列外之书的504期(卷)中,据笔者统计哈佛收有212期(卷),占42%,装成142册。可以说,第二至第七系列外加系列外之书哈佛也占有一定的数量。

在我国,长期以来旧海关出版物主要深藏于一些档案馆,研究者不易查阅利用。1990年代以来,一些原海关所在的省份,将本地档案馆收藏的有关当地口岸的年度贸易报告和十年报告翻译,内部出版,以供本地研究地方史之用,少数几种公开出版。2001年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70巨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不过,这套资料只影印了统计系列中的年度贸易统计、年度贸易报告与十年报告,这一系列的其他部分都没有收入,其他系列的任何部分更没有收入。因此,《中国旧海关史料》实际只收入了海关出版物的较小部分。

在哈佛所收的第一系列的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中,便有一些是《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的。它们是:

1.《进出口贸易统计册 1859~1866》。为我国最早的年度贸易册,缺少:上海,1861年,第10卷;天津,1861年5~12月,1862年,第14卷;汕头,1860年7~12月,第12卷;厦门,1865年,第1卷;汉口,1865年,第6卷;淡水,1865年,第13卷。

2.《条约口岸贸易报告 1864~1881》,共18期。

3.《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缺1878、1880、1881、1885等4年。

4.《各关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册 1923~



1928》，共 10 大本。

5. 1920~1922 年三年的年度报告，没有单独出版，而是都放在各年第四季度的报告中，哈佛有，《中国旧海关史料》没有收入。

以上的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哈佛有收而《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的差不多有 40 本，涵盖了 1859~1881 年、1885 年、1920~1928 年等 33 个年份，占中国旧海关全部统计年度的 37.5%。可以说，不看上述年度的年刊，近代中国约有 1/4 时间的对外贸易史不易搞清楚，并会少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变迁的资料。

为什么《中国旧海关史料》没有将这些年刊收入？能否将没有收入的原因，解释为出版《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没有收藏这些资料？有的出版物没有收入，可能是编者对这些出版物没有认识。例如，《中国旧海关史料》没有收入 1920 年至 1922 年这三年的年度报告，应该是编者不清楚这三年的年度报告放在季报中，故没有将它们作为年刊收入，而不一定是没有书。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某些书的没有收入，是由于确实没有书。我在这个档案馆的旧海关资料目录中，确实没有发现相关目录。

《中国旧海关史料》“前言”说明此书资料来源：1980 年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将旧政权中央级的档案资料统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原放在陕西华县海关总署档案资料后库、天津海关、上海海关三个地方的旧海关档案资料，集中到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并整理。整理中发现尚有缺漏，于是在编辑《中国旧海关史料》时，又寻访了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的部分图书馆、档案馆，进行补配。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年代（尤其是伪满时期）的海关资料尚未收齐。如此看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旧海关档案，应是全国最多最全的，而《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组搜集海关资料可谓不遗余力，那些未能收入的年刊，必定有一部分是该馆没有而在全国又一时没有找到的。因此，哈佛收藏的旧海关的年刊，不仅比较齐全，可能还有若干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缺少的。

哈佛所收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在统计系列的年刊以外的部分，以及其他的 7 个系列中，是否也有其他著名图书馆不容易看到的书籍？回

答是肯定的。

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SOAS)，是英国收藏中国旧海关资料最多的单位之一。查 1973 年该学院图书馆所编的书目《中国海关文献，1860~1943》(*Paper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0~1943*)，该学院图书馆关于中国旧海关资料的收藏数量应该不如哈佛。在我查过的书中，特种系列的第 2 号《医学报告》、第 41 号《1911 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关的税收》(*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办公系列的第 81 号《盐的生产和税收》(*Salt: Production and Taxation*)；杂项系列的第 2 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 1863~1872》(*Trade Statistics of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Period 1863~1872*)；第 46 号《海关出版物目录》(*Catalogue of Customs Publication*)，都是哈佛有而亚非学院没有。

美国的研究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y, 简称 ARL) 所属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70 年代曾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制作名为《中国海关出版物》(*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 的微缩胶卷，共 100 卷，此后欧美一些大学也购得此胶卷，为目前国外一些专家研究近代中国的主要海关资料<sup>①</sup>，而此微缩胶卷约只占哈佛所收中国海关出版物的小部分。就此分析，哈佛燕京图书馆毫无疑问是美国收存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最多的单位。

滨下武志先生说利用日本所收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由于目前无法在某一个收藏机构浏览全部的海关发行物，所以本目录是参照了多个藏书机构的产物。”这些机构，主要属于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等。他所附的书目注明了该书的收藏单位名单，为我们展示了日本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之一斑。例如，学者用的最多的第一系列，固然有一些专刊为某单位完整保存，但相当一部分专刊的

① 我曾向滨下武志先生讨教，他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利用过哪些国家的图书馆中的海关报告。他在信中将那些图书馆的名称一一告诉我，并特别指出：“我的主要海关资料，是 Center for Research Materials of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编辑的 100 卷胶卷。”

不同期却分散在不同的图书馆。例如《条约口岸贸易报告 1864~1881》，其不同的部分分别为东洋文库(1866~1867、1868 I~1880 I, 1881 I)、内阁文库(1873~1880)、国立国会研究所(1876pt I、1878 pt I、1879 pt I)所收藏。滨下先生所列的专刊在哈佛无不具备，只有少数专刊缺少其中的一二期。而第二至第七系列和系列外书，所列出收藏单位的报告只有 69 种，远少于哈佛的 106 种。滨下武志先生固然是为了自己的研究而查阅资料，那些与研究无关的未必会列入书目，但哈佛有而他在日本没有看到的海关报告中仍有相当一些对他研究实际有用，如果日本有他不可能不看。据此可见，日本收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不仅总体少于哈佛，而且都分散在不同的图书馆。

综上所述，哈佛燕京图书馆无疑是全球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最多的单位。如将其中没有出版的部分予以出版，无疑将大大方便各国学者的利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最大最可靠最系统最科学的资料宝库。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支持下，由笔者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收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选择中外未曾出版的海关出版物约 109 种、278 册，总页数约达 15 万余页，将在 2012 年末或 2013 年问世，必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出版中的一件大事。

### 三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主要来源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封里或扉页上，一般都有 Gift of ..... From .....等表示图书来源的文字，用来说明赠书者的名字和赠送日期。我依据这些文字进行统计，得出印象如下：

第一系列的 17 种专刊中，除了《中华民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 1932~1948》、《江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 1946》，以及《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粤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年报特刊》(Yearly Returens of The Foreign And Interport Trade of Caton)等 3 种不甚重要的专刊之外，其余的 14 种都得之于赠送。

在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系列外书中，注明送书者名字和时间的只有 23 种，仅占哈佛所有的 106 种的 21.7%。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系列外

未注明送书者名字的书，哈佛是得自于赠送而因某种原因重视不够未注明名字，还是并非得自赠送，至今已无法查考。如果考虑到第一系列的绝大部分都来自赠送，则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系列之外之书也不排除相当部分来自赠送的可能性。

哈佛的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主要来自杜德维(Edward B. Drew)、金登干(J. D. Campbell)或者他领导的中国海关伦敦办公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上海造册处(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的赠送；后期还来自马士(H. B. Morse)、科第奇(Archibald C. Coolidge)、底斯特(S. G. Dexter)，以及费正清图书馆的赠送。由于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销售渠道比较狭窄，全球范围只在少数几个城市的某一个书店代售，如果没有上述个人或单位的热情相助，哈佛大概不可能找到如此多的图书。这一点应该是哈佛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原因。

以上送书者中，底斯特的身份不清楚，科第奇是一个历史学家，费正清图书馆是著名的研究中国的机构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其余或来自旧海关的工作机构或工作人员。送书的机构基本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或它下属的伦敦办公室，送书的个人则都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重要工作人员。其中，杜德维(1843~1924)、马士两人曾长期担任过海关总税务司署负责出版的造册处的负责人，而金登干一直是中国海关伦敦办公室的负责人，并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领导人赫德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外，我也发现赫德本人送的书。显然，如果捐赠者没有这样的背景，哈佛大学便不可能在长达 90 年间连续得到比较完整的旧海关出版物。

在上述送书者中，第一位送书者杜德维居住在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后，应赫德之邀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工作。另一位主要送书人马士虽然是英国人，但也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们和金登干、赫德都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对哈佛的感情或良好的朋友关系，或许是促使他们给哈佛大学送书的主要动力之一。

收稿日期 2011—08—11

作者吴松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映 雪】